

大约也没有了我这样糊涂和胡乱的孙子

(2014-07-16 12:10:00)

奶奶如果活着，今年大约是一百一十四岁。

奶奶走在1971年。虚岁七十。

王犁犁 / 著

我写《王张氏》的时候，大致是1996年，忙得天昏地暗。

那年我不到五十。

不敢想，这多年前的文字一直骚扰我。

让我心痛。

太多的场景，愈是清晰，愈是清晰得生冷。

挥不去。

王张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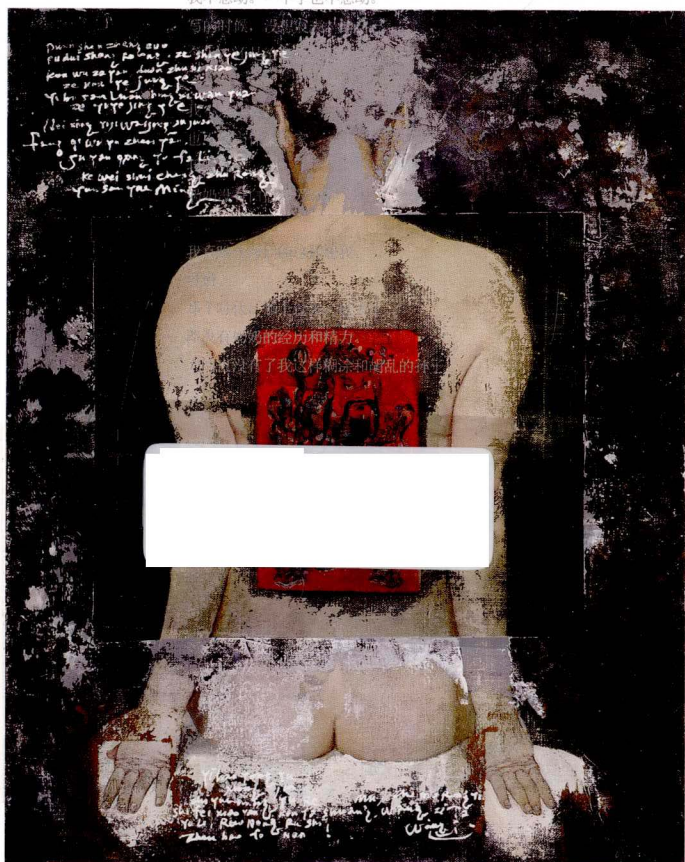
有时，我觉得奶奶活得值。

有我这个孙子，这样想她。撕心扯肺。

校对跟我说，土语是否动动。

我不想动。一个字也不想动。

写的时候，没想过会这样。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王犁犁 / 著

王 张 氏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张氏 / 王犁犁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078-3789-6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6713号

王张氏

著 者	王犁犁
责任编辑	张娟平 廖小芳
版式设计	刘秉新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字 数	10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5年7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5年7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789-6/I·505
定 价	25.00元

序

不能让奶奶白活一回

严格地说，这不是小说，是历史。

奶奶的。

奶奶走的时候，是 1971 年夏，大约是七十岁，虚岁。

那么，奶奶大致是 1900 年后生人。

奶奶在爸妈家里，是个忌讳，很少提起。

她个性很强。

让人怵，让人怕。

奶奶一个人过。

我，或许是她唯一的联络者。

每年，怵，也得回老家探望，一年两次，寒暑假。

奶奶姓张。

似乎叫张品清。我问过。但我问的时候还小，未必牢靠。

很担心奶奶跟姥姥的名字混淆。

姥姥姓管，叫石管氏。

曾刨根问底，似乎是管桂花。

问姥姥的孙女，我的表妹，“我姥姥叫什么？”

她说：“石管氏呗，户口就这样。娘家名，不知道。”

如果概括这小说，就一句：

一个孙子发送其祖母的故事。

能看下去的，是我的友人和知音。谢谢了。

看不下去，或不想看。也很自然。

不是给韩剧和小时代们看的。

我是在祭奠自己的祖母。

一个让我心痛的女子。

我想奶奶，很想。

不能让奶奶白活一回。

目 录

序 / 1

A
• 1971 年夏，海城发水 / 1

B
• 午后三点 / 21

C
• 院里，灰蒙蒙的 / 40

D
• 伸手不见五指 / 56

E
• 外屋地当间撮了个黑东西 / 73

F
• 二门，黑鸦鸦的 / 89

G	
· 花过不少一毛钱的小个子 泥猴般进院了	104

H	
· 玉皇山根儿水浑	124

I	
· 天也怪	140

J	
· 奶奶的立柜	155

K	
· 奶奶没了的第五天	173

L	
· 一上午走了七家	188

M	
· 奶奶没了二十五年了	199

后记	207
----	-----

A / 1971 年夏，海城发水

1

1971 年夏，海城发水。站前水没膝盖。

趟着漂浮马粪花的黑水，终于趟到东关得胜门的门洞。

不知哪来的风，刮得牙咧嘴颤着。

是上午，却不见一条人影。东门外的几片小店上着门板。

那泥道，像条泥鳅，亮亮地往东伸展。

本该看见那高高的房脊的，四五岁时，我没少在二舅、三舅的肩头、背上望过。每一望，都死去活来闹一阵，我怕那房脊下的小老太太——说是我奶奶的那个人。

我不愿回东关，还因为我不敢推开奶奶家的后门。那后门正对着一片大大小小的坟。晴天，亮亮的，总有纸在飘。雨天，也亮亮的，那坟自己在动。

我盯着那片我曾那么怕过的坟地，向我望不到的房脊拐去。

我盼妈妈的话是真的：又是你奶奶作人。尽管电报清楚：王张氏寅时仙逝。

2

东门到奶奶家的大瓦房得拐两个硬弯。

头道弯，自然少行人。右手是海城陶瓷厂高高的后墙。左手是一片杂木栅子，生着黑黑的叫不出名的长毛东西。路是土的，掺着各色瓷片。冬天一过五点，我绝不敢一个人走过。即或有大人牵着，我也总是回头。

奶奶讲的“勒死狗”，倒不怕人。不过是一根绳从后面套在行人脖子上，背着走是了。我怕的，是一个麻脸的看仓库的哪门子大爷喝酒时说的真事。说着说着，那红脸上的黑麻子都说白了：一个冬天的半夜，在“檐角寺”，一个女子，跟上一个男子。不远不近，跟了一道。男子总算进屋了，上床把衣服往被上一搭，一回头，那女子却在头直（海城话：头顶）笑。我总怕这笑，会对着我。

第二道弯，本该是闹的。十多家的院门都冲着这条土道。据说这道可直通山里。有个没轱辘大车在这停了好多年。有一年夏天，隔院夏奶跟奶奶哭，说是丢不起人，儿媳妇，

儿子，女婿，女儿都跟着到县医院瞧病，一瞧，是有了。

奶奶说：“是邪，这么大岁数。”

夏奶说：“可不是，快五十的人了。”

两个人相跟着去骂夏爷。夏爷正仰面摊在那没轱辘大车上呼噜。

夏奶突然“扑哧”一声，扭扭搭搭从对面秫秸墙上抽出一根秫秸，扯着奶奶绕到车前。

夏奶用秫秸一挑，奶奶捶了夏奶一下。

夏爷“嚯”地坐起，双手捂着大白裤头。

冲奶奶说：“老姐，你说这骚货！”

我始终不明白，夏爷那黑黑的圆东西，夏奶为什么要给挑出来？又笑得拍手打掌？

眼前却是死寂。连那没轱辘大车，也没了。

3

一下火车，就直奔东关奶奶家，而不是扑向姥姥家的南关，在我，是头一回。

奶奶能知道，也算没白疼我。

不满十岁，我就一年不落地一个人从长春回海城。三块五毛钱坐一白天或是坐一宿，直坐到买七块零五分的大人票。

说是跟奶奶过年，可每回都是挨到年底，才从姥姥家去

奶奶家，撒个谎，说是昨天或前天刚到。

有一年三十，天都擦黑了，我才拐进奶奶家下院大门。

一眼看见奶奶杵在花墙二门门洞里，不知是冲着上房还是冲着下院。

上房红红的，我知道王家祖宗们的龕，奶奶都请出来了。

我喊了一声：“奶！”

本想大声的，声却不大，好像吞在嘴里。

我突然觉出我必须说刚刚下车。

外院宋老师那两岁的七丫突然从下屋门里滚出来。滚出一团白亮的热气。

我一抬眼，奶奶的脸正对着我。

宋老师的媳妇旋风一样刮出来，把七丫揽到怀里，九丫抠七丫的嘴：

“哟，小历！二奶，我不说我看见了吗……”

奶奶一把扯过我：“看把我大孙子熬扯的，这一天车熬坏了，呸！呸！这嘴！我大孙子越熬越结实！”

奶奶扯着我的手，往上房走。

那嗓子好亮：“我说我孙子准回来，这不！才下车！”

上房西屋的鲁经理（那时经理金贵），鲁经理的两个“绣花枕头”——媳妇和小姨子（这是奶奶的叫法），都探出笑脸。

身后突然亮了一嗓：“小历！你滚哪去了？让你姑我这个人想！”

这是东关街道黑胖的一只眼张主任大嗓。住下院北屋。

我觉出奶奶的手劲：“你想不是白想！这不才下车！”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一个心思：我该坐几点钟的车？
才对。

4

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眼下突然大起来。

不是雨点稠了，而是雨点个个都有“溜溜”大。

打得头皮麻麻的。我觉得头发打没了，衣服打没了。

那雨也怪，只打一条线：从我脚下直打到奶奶家下院的大门。那硬硬的黄土道，依然是硬的，只是黑稀稀的浑水裹着大小不一的泡，不紧不慢不停地淌过那亮亮的地面。

下院那高高的黄土墙，湿淋淋的。有些颓。可还是那么高。大门的两根柱子仍在。那黑门却少了一扇。

我眼前突然闪出一条黄狗，“四眼”。呆呆地，全身透明。盯着我。

那眼神让我吃惊：我突然想起了太姥爷，奶奶的父亲。总是浮在空荡荡的炕上，是几根骨头挑着的皮。眼陷在眼窝里。我曾努力盯过，那是灰灰的一片，我奇怪它能看见东西。

太姥爷是极为老实的人。

奶奶说你太姥爷这是老了，当年，威风。义和团的大师兄。见过刀见过枪。

那年，太姥爷一只左手挑着自己的身子，在大炕上前移后动。还教我。

可惜我两只手，勉强支个身子，动不得。

那天，我倒数第二颗右下牙活动，吃不下饭。太姥爷说，我摸摸。

太姥爷摸了。摸了下来。我不觉得疼，就是怪怪的。这牙怎么下来了？！

我记得一个中午，阳光正好铺在那总也不干的紫黑色的炕桌桌面。我盘在桌旁，太姥爷在炕梢偎着。

不知为什么奶奶火了，用筷子头狠狠戳着那桌面，那桌面上的漆，皱起了一团皮。

太姥爷在奶奶的戳打声里，向炕桌挪去。

我盯着太姥爷的眼睛。怎么也看不清。

那两只黑筋的枯手搂着有一条粗蓝杠的小碗。碗，冒着热气。那团白亮亮的气哆哆嗦嗦地裹着太姥爷的脸。

我拒绝吃饭。

为奶奶的筷头。

奶奶冷冷地扫了我一眼。

多年以后，妈妈告诉我：“你奶奶说你行，孝顺。”
我想哭。

我觉得自己是在梦里。

我没少这样梦过，一个人在空荡荡的雨里飘。

我飘进了大门，一个惨白的小花圈，远远地在上房洞开的正门外瑟瑟抖着，抖出一股说不出的味道。

我觉得奶奶应当跨过那上房门槛，在那青砖甬道正中，一步一步地向二门迈来。那一头青丝，依然亮亮的，按姥姥的说法，“你奶奶头发，苍蝇上去都劈胯”。

二门上的两方朱漆方块，我记得原本就是褪了色的。可今天在淡淡的灰绿门板上，却奇怪地呈出嫩嫩的肉色来。那肉色剥着“人”字，剥着“寿”字。把黑剥成灰色。

突然，我觉出奶奶是没了。

没在我出生的这卅院里。

二十三年前二月的一个绝早，这院里飘着清雪。

奶奶说那天早上，一个梦把她惊醒了。那梦也怪：一条小龙掉在奶奶家和隔院共用的西墙上，那小龙在墙上卧着，不动。隔院的媳妇也怀着孩子。奶奶盯着那龙，盼那龙落在自己的院里，果然，那龙“吧嗒”一声（我总忘不了这“吧嗒”俩字，奶奶说这梦足有二十遍。每次都是“吧嗒”），落在奶奶的院里了。奶奶一跃而起，在院里接着清雪。

奶奶说我“呱”一声，把她叫了个跟头。她是滚着爬着

来察看我的“牛牛”的。

“就凭玉芝（我妈妈）给我养了个大胖孙子这一条，就够我媳妇的料！”

奶奶这番话，妈妈是不认的。

“其实你爸跟我结婚的时候，我能看到你爸脑瓜顶，你爸踮脚才能看到我的。”

“你奶够缺德！我跟你爸结婚才七天，就让你爸回沈阳念书，那时沈阳叫奉天。你奶说，儿子，在奉天想啥来点啥，别一棵树吊死！没钱妈给！”

妈妈俊，是辽南有名的秀女。

可妈妈跟奶奶上街，人们的眼珠跟奶奶转。

妈妈也得承认：“你奶奶是清亮！”

1965年，奶奶到长春住了二十天。爸爸在外地没回来。

妈妈每顿给奶奶炒两个鸡蛋，自己在厨房对付一口。

奶奶骂上了：“好干井的，等兴业回来好说给我上小灶哇！”

“妈！”

“少叫妈！”

奶奶不知道，爸爸是听妈妈的。

一天，奶奶在门口望雪。

一个男人骑车走过，说了句什么。

妈妈说：“妈，那人夸你老呢！”

奶奶说：“夸我什么？”

妈妈说：“夸你老真光棍！”

奶奶笑骂道：“你这个傻女！”

后来妈妈问爸爸：“什么叫真光棍？”

爸爸差点没笑过去。

6

奶奶不想等爸爸了。尽管从 1956 年起，有十来年没见过爸爸的面。

是我跟奶奶一道回的海城。

正是在这甬道上，奶奶把小鞋踩得“咔咔”响：“还是我这院敞亮。城里的小蝈蝈笼子，哪是人呆的地上！”

那大半院的笑脸都是一个模子：“二奶说的是！”

那天晚上，我梦里觉得有人哭。

我不敢睁眼，我盼是我的梦。

奶奶的院子，真冷清！只有白亮亮的水！

难道奶奶没了，把一切活气也都带走了吗？

西边的大杏树，死了几年了。奶奶不让锯：“挺在那！跟东边的做伴！”

门前的那四盆夹竹桃，几年前就被风刮到不知谁家了，